

大學
中庸
今譯

夏
延
章
譯
注

B222

10

大學中庸 今譯

夏延章譯注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南昌

大学中庸今译

夏延章译注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口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×1188 1/32 印张 2.375 字数 60 千

1983 年 10 月第 1 版 198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24,000

统一书号: 2110·4

定价: 0.30 元

前 言

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是儒家经典的组成部分。原都收在《礼记》中，到了宋代，才被从《礼记》中抽出，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相配，合称为《四书》。宋人朱熹于淳熙（公元1174—1189年）间，著有《四书集注》，流传于世。

按传统说法，《大学》的传文是孔子门生曾参所作，但这种说法与《大戴礼记》中《曾子立事》等篇不符。所以《大学》的作者到底是谁，至今不明。《中庸》的作者相传是战国时孔子的孙子子思（名伋）。但是从文中提到的“今天下车同轨，书同文，行同伦”这些事来看，又是秦始皇时代的事。因此，我们只能说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成文年代当在秦、汉之际，而《中庸》中还有一部分不是子思的直接著作。

《大学》是一篇议论如何平治天下国家的政治论文。它提出了明明德、亲民、止于至善三条纲领，还提出了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等几个条目，书中对这些纲领和条目都作了详尽的论述，而把个人修身的好坏看成是政治好坏的关键。不可否认，《大学》对封建社会学术思想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，它所阐明的纲领和条目，都成为此后的封建社会伦理道德、政治哲学的核心，它本身也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封建文人尊奉为政治经典。

《中庸》是一篇带有唯心主义观点的儒家哲学论文。子思在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：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”道不可离，可离非道。这就是说，“性”是天命，“道”则是遵循“天命”。这是对西周“天命”论的直接继承，而且把它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加以发挥。

子思又把“诚”视为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。“诚者，天之道也；诚之者，人之道也。”“诚者，物之终始，不诚无物，是故君子诚之为贵。”本来，“诚”是精神的东西，但作者认为“诚”能“成物”，“不诚无物”，这就是把一切客观事物都看作是“诚”所产生的——即认为精神产生物质。这与孟子的“万物皆备于我”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。子思思想（儒家思想）中的唯心主义本质，于此表露得十分清楚。

子思还认为“中庸之道”只有君子才具有，小人不可能有。所谓“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”就是这个意思。显然这是美化贵族统治阶级，侮辱被压迫、被剥削的劳动人民。这也反映了作者的阶级偏见。

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的政治哲学观点尽管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，是为巩固封建阶级统治服务的，但它们都是儒家的重要典籍，对后代的哲学、政治、文学、史学等都有深远的影响。例如汉代的“天人合一”思想，就是从《中庸》里的“国家将兴，必有祲祥；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”的观点引申、发展出来的。这就说明，要研究我国的哲学发展史，要批判继承我国悠久的文化遗产，不了解儒家的这些经典是难以做到的。我们今天注释、翻译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出发点也就在这里；决不是要大家去奉行这两篇著作中所阐述的纲领和条目。当然，其中某些正确的东西，我们也不妨有选择地加以吸收。比如《大学》提出的“格物致知”，《中庸》提出的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”的学习过程和方法与“过犹不及”的观点，对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的。取其精华，弃其糟粕，这是我们继承古代文化的态度；对待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也应如此。

译注所用的底本是朱熹的《四书集注》，分章、分节也是以它为根据；程子和朱熹所作的一些说明，对于理解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都有一定的帮助，因此也作了注释和翻译。

在译注过程中，江西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给

予了许多指点和帮助，我在此谨致谢忱。由于自己的水平低，错误是难免的，热望得到专家和读者的指正。

夏 延 章

一九八二年六月

目 录

前 言	(1)
大 学	(1)
中 庸	(23)

大 学

子程子^①曰：《大学》，孔氏^②之遗书，而初学入德之门也。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，独赖此篇之存，而《论》、《孟》次之。学者必由是而学焉，则庶乎其不差矣。

【注释】

- ① 前一个“子”字，意为老师。后一个“子”字，古代男子的尊称。程子（公元1033—1107年）：宋朝大儒，名颐，字正叔，洛阳人，世称伊川先生。其学以“穷理”为主。
- ② 孔氏：孔子（公元前551—前478年），名丘，字仲尼，儒家创始人，春秋末期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，鲁国陬邑（今山东曲阜东南）人。祖先是宋国贵族。少年贫贱，及长，做过“委吏”（司会计）和“乘田”（管畜牧）等事。曾从老聃、苋弘、师襄学习礼、乐、琴。五十岁时，担任鲁国司寇，摄行宰相事务。后又周游宋、卫、陈、蔡、齐、楚等国，但没有得到任用。晚年整理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删定《春秋》，致力教育，弟子多达三千人，其中著名的有七十二人。现存《论语》一书，是研究孔子学说的主要资料。

【译文】

程子说：《大学》是孔子遗留下来的书，是开始学习的人进入道德的门径。如今人们还可以见到古人做学问的次序，主要是依赖这篇《大学》的存在，其次是依靠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。读书的人必须沿着《大学》中的顺序去学习，那么进入道德的门径也许可以差不多了。

【原文】

大学之道^①，在明明德^②，在亲民^③，在止于至善^④。
知止而后有定^⑤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

虑而后能得④。

物有本末⑤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

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；致知在格物⑥。

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

自天子以至于庶人⑦，壹是⑧皆以修身为本。

其本乱⑨，而末治者，否矣。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

【注释】

- ① 道：指一定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、政治主张和思想体系。
- ② 明明德：前一个“明”为动词，即：使……显明。明德，就是美德，光明的德性。
- ③ 亲民：亲，当作“新”，动词，使……革旧更新。民，天下的人。
- ④ 止：达到。至善：指善的最高境界。至，极。
- ⑤ 止：所到达的地方，作名词用，指上文所说的“止于至善”。
- ⑥ 得：获得。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：“心之官则思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。”
- ⑦ 本：树的根本。末：树梢。
- ⑧ 致知：致，达到，求得。知，知识。格物：推究事物的原理。其大意是穷究事物的原理以获得知识。
- ⑨ 庶人：古代对农业生产者的称谓。春秋时，其地位在士以下，工商皂隶之上。秦汉以后泛指没有官爵的平民。
- ⑩ 壹是：一切。
- ⑪ 乱：紊乱。这里是破坏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《大学》的主旨，在于使人们的美德得以显明，在于鼓励天下的人革除自己身上的旧习，在于使人们达到善的最高境界。

知道所应达到的境界是“至善”，而后才能有确定的志向，有了确定的志向，而后才能心静不乱，心静不乱而后才能安稳泰然，安稳泰然而后能行思虑精详，行思虑精详而后才能达到善的最高境界。

世上万物都有本有末，万事都有了结和开始，明确了它们的先后秩序，那就与道接近了。

在古代，想要使美德显明于天下的人，首先要治理好他的国家；想要治理好自己国家的人，首先要整治好他的家庭；想要整治好自己家庭的人，首先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；想要提高自身品德修养的人，首先要使他心正不邪；想要心正不邪的人，首先要他自己意念诚实；想要意念诚实的人，首先要获得一定的知识，而获得知识的方法就在于穷究事物的原理。

只有将事物的原理一一推究到极处，而后才能彻底地了解事物，只有彻底地了解事物，而后才能意念诚实，只有意念诚实，而后才能心正不邪，只有心正不邪，而后才能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，只有提高了自身的品德修养，而后才能整治家庭，只有整治好家庭，而后才能治理好国家，只有治理好国家，而后才能使天下太平。

从天子到下面的老百姓，都要以提高自身品德修养为根本。自身的品德修养这个根本破坏了，却要家齐、国治、天下平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正如我所厚待的人反而疏远我，我所疏远的人反而厚待我，这样的事情是没有的。

右经^①一章。盖^②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^③。其传^④十章，则曾子之意，而门人记之也。旧本颇有错简^⑤，今因^⑥程子所定，而更考经文，别为序次如左。

【注释】

- ① 右：指前面。经：指历来被尊崇为典范的著作。这章据传是“孔氏之遗书”，儒家的典范著作，故称为经。
- ② 盖：大概。
- ③ 曾子（前505—前435年）：名参（shēn森），字子舆，武城（今山东枣庄市附近）人，孔子的学生。
- ④ 传（zhuàn撰）：阐述经义的文字。
- ⑤ 错简：古代的书是写在竹简上按次序串联编成的，竹简前后次序错乱叫错简。后来古书文字颠倒错乱也叫错简。

⑨ 因：依照。

【译文】

（朱熹说：）前面一章是经文，大概是孔子所说的话，曾参叙述的。十章传文，则是曾子的见解，他的学生记录下来的。旧的版本文字很多错乱颠倒，现在依照程子的校正，再参考经文，特确定如下的顺序。

【原文】

《康诰》曰①：“克明德②。”

《太甲》曰③：“顾谟天之明命④。”

《帝典》曰⑤：“克明峻德⑥。”皆自明也。

【注释】

- ① 《康诰》：是《尚书·周书》中的篇名。周公在平定三监（管叔、蔡叔、霍叔）武庚所发动的叛乱后，便封康叔于卫地。这个诰就是康叔上任之前，周公对他所作的训辞。
- ② 克：能够。明：崇尚。
- ③ 《太甲》：是《尚书·商书》中的篇名。太甲，商代国王，商汤的嫡长孙，太丁之子。传说太甲即位后，因破坏汤法，不理国政，而被伊尹放逐。后回国复位。太甲放逐期间，生活在民间，了解人民疾苦。复位后，励精图治，“诸侯归殷，百姓以宁。”
- ④ 顾谟天之明命：这是伊尹告太甲的话。顾，回顾，这里指想念。谟，是，此。明命，即明德，古人认为是天所赋予的，故称为明命。
- ⑤ 《帝典》：是《尚书》中的篇名，即《尧典》，主要记叙尧、舜二帝的事迹。
- ⑥ 峻：《尧典》中作“俊”，是大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《康诰》中说：“能够崇尚美德。”

《太甲》中说：“经常想念上天赋予的美德。”

《帝典》中说：“使大德能够显明。”这些都是说要使自己的美德得以发扬。

右传之首章，释“明明德。”

【译文】

（朱熹说：）前面一段是传文的第一章，解释“明明德”的。

【原文】

汤^①之盘铭^②曰：“苟日新^③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”

《康诰》曰：“作新民。”

《诗》曰^④：“周虽旧邦^⑤，其命维新^⑥。”

是故，君子^⑦无所不用其极^⑧。

【注释】

① 汤：指商汤，商朝的建立者。

② 盥：青铜制的盥洗器具。铭：是镌刻在器皿上用以称颂功德或申鉴戒的文字，后来成为一种文体。

③ 苟：假如，如果。

④ 《诗》：指《诗经》，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。这里所引的两句诗，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，这是一首歌颂周文王的诗。

⑤ 周：指周国。自从后稷开国，经夏、商两朝，都是诸侯国。到文王时，国力强大，武王时灭掉商朝，建立周朝。邦：古代诸侯封国之称。

⑥ 命：天命。

⑦ 君子：这里指统治者。

⑧ 极：尽头，顶点。

【译文】

商汤在盘器上镌刻警辞说：“如果能在一天内洗净自己身上的污垢，那么就应当天天清洗，每日不间断。”

《康诰》中说：“振作商的遗民，使他们悔过自新。”

《诗经》中说：“周国虽是一个旧的诸侯国，但由于文王初受天命除旧布新，所以它的生命力还是旺盛的。”

所以，那些执政者在新民方面，没有一处不用尽心力，达到善的最高境

界。

右传之二章，释“新民”。

【译文】

（朱熹说：）前面一段是传文的第二章，解释“新民”的。

【原文】

《诗》云：“邦畿千里^①，惟民所止^②。”

《诗》云：“缙蛮黄鸟^③，止于丘隅^④。”子曰：“于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鸟乎^⑤？”

《诗》云：“穆穆文王，于缉熙敬止^⑥。”为人君，止于仁；为人臣，止于敬；为人子，止于孝；为人父，止于慈；与国人交，止于信。

《诗》云：“瞻彼淇澳^⑦，蒹竹猗猗^⑧。有斐君子^⑨，如切如磋^⑩，如琢如磨^⑪。瑟兮侗兮^⑫，赫兮喧兮^⑬。有斐君子，终不可谖兮^⑭！”“如切如磋”者，道学也；“如琢如磨”者，自修也；“瑟兮侗兮”者，恂慤也^⑮；“赫兮喧兮”者，威仪也；“有斐君子，终不可谖兮”者，道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。

《诗》云：“于戏^⑯！前王不忘。”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，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，此以没世不忘也^⑰。

【注释】

- ① 邦畿（jī）：古代指直属于天子的疆域。即京都附郭地区，以后多指京城管辖的地区。千里：方圆千里。
- ② 缙：犹“为”。止：居住。这两句诗引自《诗经·商颂·玄鸟》。这是一首祭祀时所唱的歌，也是一首简单的史诗，诗中叙述了殷商始祖契诞生的传说，以及汤王建立王业，武丁中兴的功绩。这里引这两句诗，是想说明，一切事物都应有个着落。

- ③ 缦(mǎn)蛮：鸟鸣声。缦，原诗为“谿”字。黄鸟：即黄雀。
- ④ 止：栖息。丘：多树的土山。隅(yú)于)，原诗为“呵(ē)肩)”字，即较大的丘陵。这两句诗引自《诗经·小雅·绵蛮》篇。
- ⑤ 孔子这段话的意思是，鸟都知道在应该栖息的地方栖息，那么人更应当努力达到善的最高境界。
- ⑥ 于：同於，鸟的古字，叹词。缉熙：光明的样子。止：语气词。这两句诗引自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篇。
- ⑦ 淇(qí)其)：淇水，在今河南省北部，古属卫国。澳(yù)玉)：水弯曲的地方。
- ⑧ 猗猗(yī)衣)：优美茂盛的样子。
- ⑨ 斐：有文彩的样子。君子：指卫武公。
- ⑩ 如切如磋：切，用刀切断。磋，用锉刮平。指治学应如切到骨器那样严谨。
- ⑪ 如琢如磨：琢，用刀雕刻。磨，用沙磨光。指修身应如琢磨玉器那样精细。
- ⑫ 瑟：庄重。饬(chì)现(xiàn)：威严。
- ⑬ 赫：光明。喧：显扬。
- ⑭ 罔：忘记。这段诗引自《诗经·卫风·淇奥》。这里引诗的前段，是把它看作对卫武公的赞颂，所以译注时取《大学》之意。
- ⑮ 恂(xún)旬)：惶恐。栗(lì)力)：恐惧。恂慄，即谦恭谨慎的样子。
- ⑯ 于戏：音义同“呜呼”，叹词，相当于现代汉语的“哎呀”。
- ⑰ 没世：终身，一辈子。

【译文】

《诗经》中说：“方圆千里的京都，那里都为许多百姓所居住。”

《诗经》中说：“缦蛮地叫着的黄鸟，栖息在山丘多树的地方。”孔子读了这两句诗感慨地说：“黄鸟在栖息时，都知道栖息在它所应当栖息的处所，难道人反而不如鸟吗？”

《诗经》中说：“仪容端庄美好的周文王，他光明的美德使人们无不崇敬。”（由此可知）做君主的就要尽力施行仁政，做臣子的就要尽力尊敬君主，做儿子的就要尽力孝顺父母，做父亲的就要尽力对子女慈爱，和国人交往就要尽力对人诚实。

《诗经》中说：“瞧那弯曲的淇水岸边，绿竹优美茂盛。那富有文彩的卫武公，他治学修身就象切割骨器，琢磨玉器那样认真精细。他的仪表庄重威严，他的品德光明显赫。那富有文彩的卫武公，使人永远不能忘记呵！”

诗中“如切如磋”，说的是卫武公治学严谨，“如琢如磨”，说的是卫武公省察自己如同琢磨玉器那样认真精细；“瑟兮僴兮”，说的是卫武公谦恭谨慎；“赫兮喧兮”，说的是卫武公仪表威严；“有斐君子，终不可喧兮”，是说卫武公具有美好的品德，达到了善的最高境界，所以老百姓都不会忘记他。

《诗经》中说：“哎呀！前代贤王的德性永不会被忘记。”那是因为后代贤王崇敬永垂楷模的前代贤王，热爱创立基业的前代亲人，老百姓也享受到他们遗留下来的安乐，获得了他们所留给的利益。所以，前代贤王永远不会被后人忘记。

右传之三章，释“止于至善”。

【译文】

（朱熹说：）前面一段是传文的第三章，解释“止于至善”的。

【原文】

子曰：“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！”^① 无情^②者不得尽其辞^③，大畏民志^④，此谓知本。

【注释】

- ① 这段话见《论语·颜渊》。听：处理，判断。讼：诉讼，争讼。
- ② 无情：情况不真实。
- ③ 辞：指狡辩的言辞。
- ④ 畏：作动词，让……敬服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审理争讼，我与其他人一样，能断得曲直分明，但我和其他人不同的是，必须让诉讼的事件根本不发生！”从这段话里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圣人能使那些心中刁诈不实的人不敢说尽他们那狡辩的言辞，并且让人民敬服盛德，没有争讼，这才叫知道根本。

右传之四章，释“本末”。

【译文】

（朱熹说：）前面一段是传文的第四章，解释“本末”的。

【原文】

此谓知本^①。此谓知之至也^②。

【注释】

- ① 这一句与上文重复，疑是衍文。
② 这句从语气上看是结束语，以此推断，上面必有一段话，大概在流传时遗漏了。

【译文】

这才叫知道听讼的根本。这才叫了解得彻底。

右传之五章，盖释“格物致知”之义，而今亡^①矣，闻尝窃^②取程子之意以补之。曰：“所谓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穷其理也。盖人心之灵，莫不有知，而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。惟于理有未穷，故其知有不尽也。是以《大学》始教，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，而益穷之，以求至乎其极。至于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贯通^③焉，则众物之表里精粗^④无不到；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。此谓物格，此谓知之至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- ① 亡：遗失。
② 闻（jiàn见）：近日，近来。尝：曾经。窃：私自。
③ 豁（huō或）然贯通：突然明白通达。
④ 表里精粗：表，事物的表面现象。里，事物的内部联系。精，精微的道理。粗，

粗浅的道理。

【译文】

（朱熹说：）前面一段是传文的第五章，解释“格物致知”的意义的，而今遗失了。我近来曾私自采用程子的意见把它补足起来：“经文所说的‘致知在格物’，是说我们想要把心中的知识推究到极点，就应当对每一事物极力探索它的道理。因为人们内心灵巧，都有知识，而天下事物，各有道理。只是对于这些道理有的人没有极力探索，所以它们的知识有些不完全。因此，《大学》开始教人，必须使那些做学问的人对天下所有事物，都要根据他们已经知道的道理，进一步极力加以探索，使之达到极点，通过长久用功，一旦突然领悟，那么，一切事物的表面现象、内部联系和精微粗浅的道理，没有不畅通的，（至此）我们心中具有的全部道理和应付各种事物的功用，无一不显出光辉了。这就是所谓对事物的原理加以穷究，这就是所谓对事物认识得非常彻底。”

【原文】

~~所谓诚其意者~~，毋自欺也。如恶恶臭^①，如好好色^②，此**所谓自谦**^③。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

小人闲居**为不善**，无所不至。见君子而后**厌然**^④，**揜其不善**^⑤，而**著其善**。人之视己，如见其肺肝然，则何益矣！此谓**诚于中，形于外**^⑥。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

曾子曰：“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，其严乎！”

富润屋，德润身^⑦，**心广体胖**^⑧，故君子必诚其意。

【注释】

① 恶恶臭：前一个“恶”（wù务）字，厌恶，讨厌。恶臭，即臭气。

② 好好色：前一个“好”（hào浩）字，喜爱。好色：美色。

③ 谦：同“慊”（qiè怯），满足。

④ 厌（yā压）：隐蔽。

⑤ 揜（yǎn演）：同掩，遮蔽。

⑥ 诚：有实际的意思。形：动词，显露，表现。